

卷第三十四 神仙三十四

裴氏子 崔煒

裴氏子

唐開元中，長安裴氏子，於延平門外莊居，兄弟三人未仕，以孝義聞，雖貧好施惠。常有一老父過之求漿，衣服顏色稍異。裴子待之甚謹，問其所事。云：「以賣藥為業。」問其族。曰：「不必言也。」因是往來憩宿於裴舍，積數年而無倦色。一日謂裴曰：「觀君兄弟至寡，而常能恭己不倦於客，君實長者，積德如是，必有大福。吾亦厚君之惠，今為君致少財物，以備數年之儲。」裴敬謝之。老父遂命求炭數斤，坎地為炉，熾火。少頃，命取小磚瓦如手指大者數枚，燒之，少頃皆赤，懷中取少藥投之，乃生紫煙，食頃變為金矣，約重百兩，以授裴子，謂裴曰：「此價倍於常者，度君家事三年之蓄矣。吾自此去，候君家罄盡，當復來耳。」裴氏兄弟益敬老父，拜之。因問其居。曰：「後當相示焉，訣別而去。」裴氏乃貨其金而積糧。明年遇水旱，獨免其災。後三年，老父復至，又燒金以遺之。裴氏兄弟一人願從學。老父遂將西去，數里至大白山西岩下，一大盤石，左有石壁。老父以杖叩之，須臾開。乃一洞天。有黃冠及小童迎接。老父引裴生入洞。初覺暗黑，漸即明朗，乃見城郭人物，內有宮闕堂殿，如世之寺觀焉。道士玉童仙女無數，相迎入，盛歌樂。諸道士或琴棋諷誦言論。老父引裴氏禮謁，謂諸人曰：「此城中主人也。」遂留一宿，食以胡麻飯、麟脯、仙酒。裴告歸。相與訣別。老父復送出洞，遺以金寶遺之。謂裴曰：「君今未合久住，且歸。後二十年，天下當亂。此是太白左掩洞，君至此時，可還來此，吾當迎接。裴子拜別。比至安史亂，裴氏全家而去，隱於洞中數年。居處仙境，咸受道術。亂定復出。兄弟數人，皆至大官；一家良賤，亦蒙壽考焉。（出《原化記》）

崔煒

貞元中，有崔煒者，故監察向之子也。向有詩名於人間，終於南海從事。煒居南海，意豁然也，不事家產，多尚豪俠。不數年，財業殫盡，多棲止佛舍。時中元日，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佛廟，集百戲於開元寺。煒因窺之，見乞食老嫗，因蹶而覆人之酒甕。當墟者毆之。計其直僅一緡耳，煒憐之，脫衣為償其所直。嫗不謝而去。異日又來告煒曰：「謝子為脫吾難。吾善灸贅疣。今有越井岡艾少許奉子，每遇疣贅，只一炷耳，不獨愈苦，兼獲美豔。煒笑而受之。嫗條亦不見。後數日，因游海光寺。遇老僧贅於耳。煒因出艾試灸之，而如其說。僧感之甚，謂煒曰：「貧道無以奉酬。但轉經以資郎君之福祐耳。此山下有一任翁者，藏鏹巨萬，亦有斯疾，君子能療之，當有厚報。請為書導之。」煒曰：「然。」任翁一聞喜躍，禮請甚謹。煒因出艾，一爇而愈。任翁告煒曰：「謝君子痊我所苦，無以厚酬，有錢十萬奉子。幸從容，無草草而去。」煒因留彼。煒善絲竹之妙，聞主人堂前彈琴聲，詰家童。對曰：「主人之愛女也。」因請其琴而彈之。女潛聽而有意焉。時任翁家事鬼曰獨腳神，每三歲必殺一人饗之。時已逼矣，求人不獲。任翁俄負心，召其子計之曰：「門下客既不來，（明抄本無「不來」二字。）無血屬，可以為饗。吾聞大恩尚不報，況愈小疾耳。」遂令具神饌。夜將半，擬殺煒，已潛扃煒所處之室，而煒莫覺。女密知之，潛持刀於窗隙間，告煒曰：「吾家事鬼，今夜當殺汝而祭之。汝可持此破窗遁去；不然者，少頃死矣。此刀亦望持去，無相累也。」煒恐悸汗流，揮刀攜艾，斷窗樞躍出，拔鍵而走。任翁俄覺，率家童十餘輩，持刀秉炬追之六七里，幾及之。煒因迷道，失足墜於大枯井中。追者失蹤而返。煒雖墜井，為槁葉所藉而無傷。及曉視之，乃一巨穴，深百餘丈，無計可出。四旁嵌空宛轉，可容千人。中有一白蛇盤屈，可長數丈。前有石臼，岩上有物滴下，如飴蜜，注臼中，蛇就飲之。煒察蛇有異，乃叩首祝之曰：「龍王，某不幸，墜於此，願王憫之，幸不相害。因飲其餘，亦不饑渴。細視蛇之唇吻，亦有疣焉。煒感蛇之見憫，欲為灸之，奈無從得火。既久，有遙火飄入於穴。煒乃燃艾，啟蛇而灸之，是贅應手墜地。蛇之飲食久妨礙，及去，頗以為便，遂吐徑寸珠酬煒。煒不受而啟蛇曰：「龍王能施雲雨，陰陽莫測，神變由心，行藏在己，必能有道，拯援沉淪，儻賜挈維，得還人世，則生生感激，銘在肌膚，但得一歸，不願懷寶。」蛇遂咽珠，蜿蜒將有所適。煒遂載拜，跨蛇而去，不由穴口，只於洞中行，可數十里。其中幽暗若漆，但蛇之光燭兩壁。時見繪畫古丈夫，咸有冠帶。最後觸一石門，門有金獸齧環，洞然明朗。蛇低首不進，而卸下煒。煒將謂已達人世矣。入戶，但見一室，空闊可百餘步，穴之四壁，皆鑄為房室，當中有錦繡幃帳數間，垂金泥紫，更飾以珠翠，炫晃如明星之連綴。帳前有金炉，炉上有蛟龍鸞鳳、龜蛇鸞雀，皆張口噴出香煙，芳芬藹鬱。傍有小池，砌以金壁，貯以水銀鸞鷺之類，皆琢以瓊瑤而泛之。四壁有床，咸飾以犀象，上有琴瑟笙篁、鼗鼓祝敵，不可勝記。煒細視，手澤尚新。煒乃恍然，莫測是何洞府也。良久，取琴試彈之，四壁戶牖咸啟，有小青衣出而笑曰：「玉京子已送崔家郎君至矣。」遂卻走入。須臾，有四女，皆古環髻，曳霓裳之衣。謂煒曰：「何崔子擅入皇帝玄宮耶？」煒乃舍琴再拜。女亦酬拜。煒曰：「既是皇帝玄宮，皇帝何在？」曰：「暫赴祝融宴爾。」遂命煒就榻鼓琴。煒乃彈胡笳。女曰：「何曲也？」曰：「胡笳也。」曰：「何為胡笳？吾不曉也。」煒曰：「漢蔡文姬，即中郎邕之女也，沒於胡中，及歸，感胡中故事，因撫琴而成斯弄，像胡中吹笳哀咽之韻。」女皆怡然曰：「大是新曲。」遂命酌醴傳觴。煒乃叩首，求歸之意頗切。女曰：「崔子既來，皆是宿分，何必匆遽，幸且淹駐。羊城使者少傾當來，可以隨往。」謂崔子曰：「皇帝已許田夫人奉箕帚，便可相見。」崔子莫測端倪，不敢應答。遂命侍女召田夫人。夫人不肯至，曰：「未奉皇帝詔，不敢見崔家郎也。」再命不至。謂煒曰：「田夫人淑德美麗，世無儔匹。願君子善奉之，亦宿業耳。夫人即齊王女也。」崔子曰：「齊王何人也？」女曰：「王諱橫，昔漢初亡齊而居海島者。」遂巡，有日影入照坐中。煒因舉首，上見一穴，隱隱然睹人間天漢耳。四女曰：「羊城使者至矣。」遂有一白羊，自空冉冉而下，須臾至座。背有一丈夫，衣冠儼然，執大筆，兼封一青竹簡，上有篆字，進於香幾上。四女命侍女讀之曰：「廣州刺史徐紳死，安南都護趙昌充替。」女酌醴飲使者曰：「崔子欲歸番禺，願為挈往。」使者唱喏，回謂煒曰：「他日須與使者易服緡字，以相酬勞。」煒但唯唯。四女曰：「皇帝有敕，令與郎君國寶陽燧珠，將往至彼，當有胡人具十萬緡而易之。」遂命侍女開玉函，取珠授煒。煒載拜奉受。謂四女曰：「煒不曾朝謁皇帝，又非親族，何遽賜遺如是？」女曰：「郎君先人有詩於越台，感悟徐紳，遂見修緝。皇帝媿之，亦有詩繼和。賚珠之意，已露詩中，不假僕說，郎君豈不曉耶？」煒曰：「不識皇帝何詩。」女命侍女書題於羊城使者筆管上云：「千歲荒台賸路隅，一煩太守重椒塗。感君拂拭意何極，報爾美婦與明珠。」煒曰：「皇帝原何姓字？」女曰：「已後當自知耳。」女謂煒曰：「中元日，須具美酒豐饌於廣州蒲潤寺靜室，吾輩當送田夫人往。」煒遂再拜告去，欲躡使者之羊背。女曰：「知有鮑姑艾，可留少許。」煒化留艾，艾乃女所

姑是何人也，遂留之。瞬息而出穴，履於平地。遂失使者與羊所在。望星漢，時已五更矣。俄聞蒲澗寺鐘聲，遂抵寺。僧人以早糜見餉，遂歸廣州。崔子先有舍稅居，至日往舍詢之，曰：「已三年矣。」主人謂崔煒曰：「子何所適，而三秋不返？」煒不實告。開其戶，塵榻儼然。頗懷悽愴。問刺史，則徐紳果死而趙昌替矣。乃抵波斯邸，潛鬻是珠。有老胡人一見，遂匍匐禮手曰：「郎君入南越王趙佗墓中來；不然者，不合得斯寶。」蓋趙佗以珠為殉故也。崔子乃具實告，方知皇帝是趙佗，佗亦曾稱南越武帝故耳。遂具十萬緡易之。崔子請胡人曰：「何以辨之？」曰：「我大食國寶陽燧珠也。昔漢初，趙佗使異人梯山航海，盜歸番禺，今僅千載矣。我國有能玄象者，言來歲國寶當歸。故我王召我，具大舶重資，抵番禺而搜索。今日果有所獲矣。遂出玉液而洗之，光鑒一室。胡人遽泛舶歸大食去。煒得金，遂具家產；然訪羊城使者，竟無影響。後有事於城隍廟，忽見神像有類使者，又睹神筆上有細字，乃侍女所題也。方具酒脯而奠之，兼重粉績，及廣其宇。是知羊城即廣州城。廟有五羊焉，又徵任翁之室，則村老云：「南越尉任囂之墓耳。」又登越王殿台，睹先人詩云：越井岡頭松柏老，越王台上生秋草。古墓多年無子孫，野人踏踐成官道。」兼越王繼和詩，蹤跡頗異，乃詢主者。主者曰：「徐大夫紳因登此台，感崔侍御詩，故重粉飾台殿，所以煥赫耳。」後將及中元日，遂豐潔香饌甘醴，留蒲澗寺僧室。夜將半，果四女伴田夫人至，容儀豔逸，言旨雅澹。四女與崔生進觴諧謔，將曉告去。崔子遂再拜訖，致書達於越王，卑辭厚禮，敬荷而已。遂與夫人歸室。煒詰夫人曰：「既是齊王女，何以配南越人？」夫人曰：「某國破家亡，遭越王所虜為嬪御。王崩，因以為殉。乃不知今是幾時也。看烹鄙生，如昨日耳。每憶故事，輒一潸然。」煒問曰：「四女何人？」曰：「其二甌越王搖所獻，其二閩越王無諸所進，俱為殉者。」又問曰：「昔四女雲鮑姑何人也。」曰：「鮑靚女，葛洪妻也。多行灸於南海。」煒方歎駭昔日之嫗耳。又曰：「呼蛇為玉京子何也？」曰：「昔安期生長跨斯龍而朝玉京，故號之玉京子。」煒因在穴飲龍餘沫，肌膚少嫩，筋力輕健。後居南海十餘載，遂散金破產，棲心道門，乃挈室往羅浮，訪鮑姑。後竟不知所適。（出《傳奇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